

我家有個杜老爺(2)

杜比亞(泰生)



(三) 一路南下

因為人員眾多，行李龐大，所以我們先坐海輪南下到上海。姆媽、我們兄弟妹、劉嫂、鄧家教、王副官、董司機、明哥、福英嫂、宏舅媽、懷軍等，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從青島來到十里洋場的上​​海。上海繁華熱鬧，一點也不像國共處在戰爭狀態。老實說，那時為什麼要往南逃離，我也搞不清楚原因，反正就是跟著大人走。在上海，我們暫住一家高達十樓的大飯店，我記得姆媽要我往下細數川流不息的汽車。我一一數著，興奮夾著好玩，從沒有看到這麼多汽車的我，幾乎數了整夜。在小小的心靈中，留下對上海不可磨滅的印象。以及常聽周璇的《夜上海》，真是百聽不厭，2002年我編導的《夜來香》，特別將故事背景放在上海。

我還記得我們搬到鎮江之前，在杭州呆了兩天，特地到風光如畫的西湖一遊，我不記得西湖的湖水是否讓我陶醉，但我記得跟弟弟，對跪在岳飛銅像前的秦檜大吐口水，因為我們知道秦檜是陷害岳飛的大壞蛋。（現在已經禁止吐痰了。）（西湖舊照見前38期）

每到一個地方，第一步是找住宿的房子，第二步就是找學校安排我上課，那時我上三年級，二弟還沒讀書。父親跟媽媽十分在意我的學業，所以哪怕在一個地方只住一個月，也得找學校安排上學。我不記得我那時是否對讀書有興趣，但我最感煩惱的事，我每到一個地方讀書，就得用當地的口音唸課本，在鎮江得唸鎮江音，到了長沙自是唸長沙音，到了桂林又是桂林音了。我想那時可能因戰事動亂，政府沒有好好提倡國語吧！直到到了台灣，在台中唸小學，我才開始學注音符號，所以到現在我依然ㄣㄨ、ㄇㄨ、ㄛㄛ，分不太清楚，又因為在家是說岳陽話，說「發」、「花」就會打舌。現在因為打電腦，注音符號已進步多多了。

鎮江大概讀了一個多月，記憶裡的鎮江生活，只有一件事不會忘記，那就是因為天冷，水很容易結冰，常常在寫毛筆字時，倒進硯臺裡的水都會結冰（如果是在室外的話），而我們幾乎門門功課都用毛筆（好像只有數學用鉛筆），當然很辛苦，不過教室裡有火爐取暖，才不至於凍得唸不下書。



立者為俊哥，我騎木馬。

後來我們再遷回武昌，武昌是湖北省會，文化、政治中心，對岸的漢口則是商業重地，跟鄰近以工業為主的漢陽合稱武漢。我們在武昌有一棟兩層樓的洋房，到青島之後，只有一位老鄉看屋，現在回來，自是住進此屋。武漢話口音又不一樣，腔調高低轉軸很多，兩人對話時，最喜歡在話尾加「您家」兩個字，譬如甲、乙兩人在街上相遇，對話如下：甲問「到哪兒去呀，您家？」，乙答「過將到武漢



我的爺爺

呀，您家！」，真的很有禮貌。我們在武昌住的時間不長，講起話來卻是「您家您家」個不停。民國 98 年夏我跟岳弟趁回棗陽尋根之便，特地到武昌一遊，想依王副官所說的地址尋找當年的舊居，問起「紫陽湖」變了樣，原來小馬路，也已成為四線大馬路，舊居已無任何痕跡！

在武昌的這段時間，爺爺跟我們住在一起，我跟爺爺不親，因為他很少開口跟我們說話，就算開口，講的棗陽話我也聽不太懂。但那段日子，畢竟是我們兄弟唯一跟爺爺相處的歲月，原本父親接他老人家出來，是想讓他享享福的，然而局勢不好，爺爺年歲又大，加上他老念著棗陽老鄉，父親明知回老家並非上策，但這時明知山中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此外，堂哥杜中俊，也跟我們住在一起，他的父親是父親的親哥哥，他就是我們的親堂哥，他那時大概十五、六歲，父親特地把他接出來讀書。後來，他也跟我們到了台灣，是父親系家族裡，唯一來台的親人。

不久，父親轉戰湖南常德、桃園一帶，眷屬就遷移長沙，我們只有告別武昌。到了長沙，當然也要上學，我記得唸的是一所私立小學，名字好像是「楚宜小學」（也許是楚怡），學生們用長沙口音唸唐詩、國文課本，很像唱歌，真是好聽極了。我在家雖然說的也是湖南話，但岳陽口音跟長沙口音卻很不相同，一般來說，岳陽話發音跟國語發音四聲都不一樣，例如國語讀「飯」為ㄉㄤ四聲飯，岳陽腔卻讀三聲「反」，又如國語說「看電影」岳陽話是「勘點映」，長沙話是「刊顛應」。我在長沙上了兩三個月的學，會說一口流利的長沙話。

在這段時期，我跟姆媽及二弟去了一次衡陽，回乘坐火車回長沙，途中被大雨所阻，因為連著下了一天的豪雨，淹沒了鐵軌，火車困在鄉間道上進退不得，這樣過了一天一夜，乘客情緒非常焦躁不安，天氣又濕又悶，更糟糕的是，二弟又得了重病，發燒不退，姆媽急的不得了，但又一籌莫展。幸好第二天積水退了，火車才敢慢慢移動，就近到了芷江，住進醫院，才知二弟罹患了傷寒重症，實在令人著急。後來病情好轉，姆媽也不知聽了誰的話，二弟的雙手雙腳都帶著線圈，不能取下，要等線圈自己斷脫，這是保護二弟的。

在長沙這段時間，發生了兩件事，改變了彼此的命運。

方暢明先生，這個跟姆媽有親戚關係，也是姆媽幼時玩伴的長輩，進入我們的世界。姆媽說：暢叔年齡比她大，又是叔字輩，小時都是他帶著一群孩子玩耍，成了孩子頭。姆媽喊他為「暢叔」，要我們喊他「暢爹」（這爹字，岳陽話唸ㄉㄤ一ㄚˊ），後來，我才搞懂，凡是長我兩輩的人，我們一律喊「爹」。此外，有一點很有意思，岳陽人對女人的稱呼，以男性的稱謂稱之，譬如媽媽的妹妹，我們不叫「姨」，而叫「舅」，姆媽喊她的「姑」為「叔」等。我問為什麼，姆媽的回答是：「我們岳陽人都是這樣喊嘛！」

暢爹原本是騎兵出身，後來改進砲校，他毛遂自薦，要求加入父親部隊。於私，他是姆媽的叔叔輩（不是親叔，是共方家大祀堂），於公，他是父親的部屬。於私，我們在暢爹的帶領下，一路經長沙、桂林、昆明、最後來了台灣。

此外，還有兩位「爹」字輩的親戚，在長沙跟我們相遇，而且一起來到台灣。他們就是姆媽叫她為「梅叔」的姑姑（我們叫她為梅爹）跟她的先生「胡姑爹」。梅爹跟姆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所以自小就很親近，梅爹個子比姆媽高，膽子也比姆媽大，雖然輩分比姆媽大，卻什麼都聽姆媽的，因為姆媽自小很固執，也很霸道，不聽她是不行的。

梅爹在抗戰時，參加過游擊隊，有著不少出生入死的經歷，她膽大心細，一點也不怕日本人，有次一位國軍被日本追到他們村裡，梅爹等人急忙把他藏在一個大缸裡，眼看日本軍就要搜過來，梅爹憑著膽大與機智，將日本軍騙走。這是很危險的，如果給日本知道匿藏國軍，是會被殺頭的。但梅爹不怕，她只是盡一份應盡的責任！此外，她也很會說故事，什麼《孟麗君脫靴》、《陳世美不認前妻》都說得很有趣味。

她更會唱吟鄉間民歌、說俗語。來台灣後，只要見面都會說唱一些給我們聽，還對我說：「泰娃子（湖南人叫男孩為娃子），你把這些記下來，好好整理，一定很多人看。」我也覺得應該做，可是就是沒有動手，如今梅爹早已過世，想做也是徒然。所以我想，想要做什麼事，就得立刻動手，要不然就來不及了。



姑爹於台中



這是一張很珍貴的照片，因為有不少父母雙方長輩的人物在照片內
小孩左起是：岳生、懷軍、雁爹之弟、我泰生
第一排立者左起是：福英嫂（手抱彬彬）、外婆、伴娘、雁爹、
暢爹、伴郎、雁爹父親、姆媽、琅舅、琅舅同學
立者第二排左起第二、三、四為是俊哥母親、爺爺跟父親、
右起第二位是姑爹，最後一排左為宏舅、右為鄧篤儒。

話說梅爹夫婦由岳陽逃難到長沙，正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，居然在街上遇到姆媽的堂弟方謙一，知道姆媽也在長沙時，自是十分高興，就這樣，姆媽跟她一生最親的親人重逢。

這時，還有一件喜事發生，那就是暢爹完成終身大事，他跟由外婆介紹的李雁秋結為夫婦。因為外婆是介紹人，特地來到長沙參加婚禮。

這是最後一次見到外婆。

說到外婆，她是所有親人中，除了姆媽之外，最令我敬愛懷念的長者了。外婆很有藝術細胞，她從沒學過畫，但隨便畫幾筆，就有一張令人愛不釋手的好畫。她尤其精於刺繡，只要在布上用手指掐兩下，就會依此繡出想要的東西來。外婆更會剪紙，過年的窗貼、結婚的雙、吉祥字畫、龍鳳剪貼等都栩栩如生，姆媽常常嘆說，如果外婆來到台灣，絕對可以成為名畫家。姆媽跟琅舅（姆媽的大妹）談起：「泰娃仔隔代遺傳了姆媽的藝術細胞！」因為，我自小也滿喜歡畫畫，而且畫得不錯，姆媽這一輩的人沒有一個會畫的，才有這種感慨。

我對外婆的記憶並不多，但卻很深刻。姆媽跟外婆長得很像，我看到姆媽就會想到跟外婆短暫相處的日子，她慈祥的笑容，溫柔的態度，對我們這幾個外孫那種愛的施予是這麼自然真誠，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躡進她的懷抱！姆媽一直為沒有把外婆帶到台灣為憾，但逃難真不是好玩的事。老人、孩童更是痛苦。說到逃難，我的印象雖然不深，但也不全然不記得，我最記得是坐火車了。正如電影《星星月亮太陽》中所顯出的畫面一樣，不但車廂裡擠的水洩不通，就是車頂上也坐滿了人。你一定不能想像，甚至連車底空隙都塞滿了人。（至於如何塞進去的，我就不得而知），尤其我們一家，逃難的人數眾多，婦孺又佔多數，加上家當行李，真可謂浩浩蕩蕩，場面壯觀。要不是暢爹跟王副官跟姑爹的照顧，我們根本到不了台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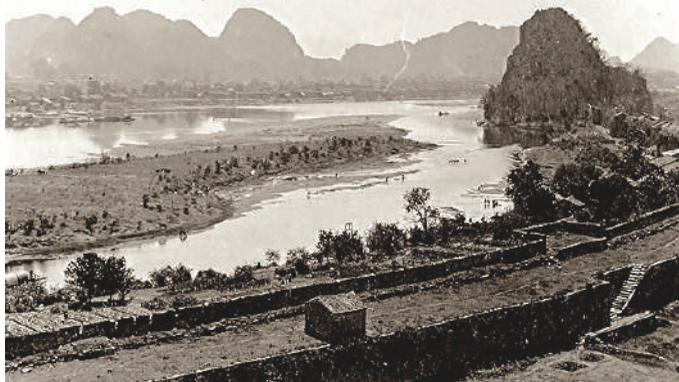


星星月亮太陽圖片
取自網路

如前所說，外婆因為是暢爹的媒人，特地由岳陽到長沙參加婚禮，也因此與我們共處過一陣子，在暢爹結婚照中，有很多我的長輩，他們多數沒有來台。我對他們雖不熟，但都會有一種特殊的感情，這大概血濃於水吧！

局勢持續惡化，父親所領 100 軍，在長沙、湘潭、邵陽、安洪一帶誓死與共軍作戰，跟我們可以說沒有連絡。但暢爹依父親先前的指示，最終退守的地方是台灣。

三十八年夏，我們到了桂林，在桂林有三件事記憶深刻。一是每天黃昏大伙男人到河裡洗澡（難道是風景秀麗的灑江？）到了河邊，河可謂萬頭躡動，到處是光著上身的大男人跟小男孩在河裡嬉水。桂林八月天，熱得可以，那時逃難，住宿簡單，根本沒有洗澡的地方，男人能夠到河裡洗澡，真是阿彌陀佛了。老實說，洗澡那段時光，是我們男人最快樂的時間，暢爹、姑爹、王副官、俊哥、中舅（姆媽小弟）等，帶著我們兄弟，度過一段短暫但愉快的河中浴。二是吃鍋粑，每餐用木材燒飯，鍋底都會留下一層又香又脆的鍋粑，上面塗一層薄薄的豬油跟醬油，如果再放一些酸菜，包起來吃，真是好吃，所以每當飯好了，大家都搶著要拿塊鍋粑解饞。另外我還特別喜歡吃「芝麻糊」，用黑芝麻熬成的糊，開水沖好，吃到口裡即化，實在太好吃了。



桂林舊照片取自網路

我們在桂林住了兩個多月，局勢更是對國軍不利，父親雖跟我們失聯，但隱約知道父親在湘、桂、黔一帶的山裡打游擊戰。姆媽跟暢爹商量，未來有兩條路走，一是到廣州，二是到昆明。後來知道父親部隊已到雲南的十萬大山，並可能進入越南，我們就決定到昆明。

昆明是個乾淨而美麗的城市，說話口音與桂林很像。我們到的時候，已是九月了，氣溫最是怡人，雖然我們沒有親身經驗夏天是否涼爽舒適，至少在離開昆明的十月，並沒有感受到昆明的寒冷。原來昆明是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呀！

五弟昆生誕生地就是昆明，我們兄弟都以出生地為名，我出生江西泰和，故名泰生、二弟出生於湖南嶽州，因為嶽太難寫，故改為岳生，三弟生在湖南辰州就叫辰生，妹妹本想名為青生，因不雅，故不用，後姆媽想名冰冰，也不好，而名彬彬，么弟若晚生一個月，一定會取名台生的（那時名台生的人很多）。他考大學前，曾經跟我同住過一段時間，我對他算是比較了解，但他卻離世走的那麼早、那麼突然，令我十分難過、傷心。



由下而上是我泰生、懷軍、岳生、辰生

在昆明讀書的時間也不長，沒有特別的記憶，只有一次，正下課時，突然下起黃豆般大小的冰雹。這是我第一次見過下冰雹，自然十分好奇跟興奮，同學們爭先恐後撿起冰雹玩弄。

那時，雲南省主席，還表示要誓死保衛雲南最後淨土，但已不能安定小老百姓浮動不安的心了。我不清楚暢爹是如何進行辦理到台灣的過程，但我知道，到台灣需要辦理入境證。這入境證不是很好辦，但又是必需的。這時，有一個機會來了，就是父親的上司 17 軍團的劉司令，包了一架人貨兩運飛機，以專案辦理，不必辦入境證，因為還有十幾個名額（當然要錢，每名大人黃金五兩，小孩折半），姆媽決定參加，但是，對方表示，非得杜軍長親屬才可，所以王副官、楊學斌、鄧家教、宏舅媽等也就無法參與。大家商量結果，決定分兩批人來台，能上機的坐飛機，不能坐飛機的，就前往廣州，再從廣州坐輪船到台灣。

記得我們離開昆明的那一天，原訂夜間九點起飛，那天氣溫不高也不低，但整個機場人山人海，嘈雜紛亂，十足的逃難撤退的景象，搶的搶、怨的怨，哀叫、焦急、無奈的情緒在每個人身上發酵，不安、煩躁、無奈、焦慮充斥四周，人心惶惶，連飛機都在搶跑道。我們的專機，一直弄到第二天凌晨兩點才出現。姆媽抱著剛滿月的五弟，梅爹牽著我，琅舅牽著二弟，姑爹抱著彬妹，王副官抱著睡著的三弟，戰戰兢兢一起上了飛機，王副官抱著三弟走在最後，他剛上飛機，階梯已被抽掉，機門碰的關上，他本是要送我們後要下機的，這下也沒法下機了。那時，暢爹暗示他不要聲張，一切看情況行事。就這樣，飛機起飛了，王副官就這樣跟著來到台灣。當然，到台北下機，副官「偷機」行為被發現了。依規定，包機裡的乘客與登記報上的人數不合，是要原機折回，不能降落台灣的。幸好負責的吳主任是陳誠夫人的外孫，才化解了難題。我們終於來到台灣，那是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五號。

不到一個星期，代主席盧漢叛變，原本以為可以守住的雲南提前「解放」，國民黨掌控的大陸整個淪陷。宏舅媽等也來不及逃出來了。



左起，我、二弟，三弟。彬妹。堂哥俊哥（杜中俊）手抱五弟。

(四) 少年生涯

飛機中途在香港維修、加油，到台北松山機場已是晚上七點。

出了機場，四周茫茫，我們被一個兜生意的人帶到北投。我記得我們到了北投的一家日式旅社，下了汽車，又累又餓，穿著鞋就上玄關，急得那些「下女」大叫脫鞋，我們莫名其妙為何要拖鞋？但入境問俗，只有脫鞋上去，這時，我卻大叫起來。你猜怎麼了？我看到一塊黃金從中舅襪底掉出，他居然不知道。原來姆媽怕帶來的一些黃金遺失，所以把黃金分開來，縫在每個人的褲管或襪底裡。她這一招，在我念大學的時候依然使用，怕我們生活費不見，就把錢縫在腰帶上或內衣口袋到校註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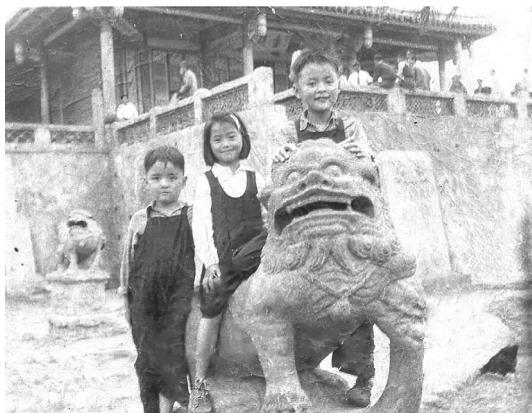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因為很餓，所以吃了一碗還要添飯，可把這些台灣小姐嚇得大叫「夭鬼」，原來她們受日人影響，吃得很少，看我們狼吞虎嚥，以為我們是從難民窩裡出來的，事實上，我們確實是逃難來台灣的！

來台的第一夜，居然在風光漪旎的北投度過。

在北投旅館住了三、四天，我們決定移居台中。因為我們聽人說台中氣候好，適合人居住，於是我們坐火車到台中，在火車站附近的旅社住了兩三天，終於找到一座不錯的日式房屋。

姆媽有個堂叔，早年到北平唸書，後來入「鹽務局」，並且娶了一位滿族後裔做老婆，我們喊他倆為「雅爹」跟「胖婆」（因為她比較胖），

他們跟鹽務局三十六年就來了台灣，鹽務總局在台南安平，雅爹為鹿港鹽場廠他是姆媽在台的親戚。他那時在台南，也很贊成我們到台中定居。



泰生和岳生兄弟與國勝小阿姨
攝於台南赤崁樓

那是一棟座落在台中西區，時代路上的獨立日式房屋，門牌也是 14 號。有一個很大的後院，室內建坪少說也有五十坪，聽說是日本軍官的公館。時代路是一條不長但很寬的道路，北跟台中港路（原來只是一段段的小路）、南跟向上路垂直相交。時代路的兩側都是高級日式獨立房屋。

我們一大群人，住五十坪的房子，其實還是滿擠的。在我印象裡，好像梅爹夫婦帶我跟三弟住一間，暢爹雁爹帶二弟住一間，姆媽、琅舅跟彬妹、昆弟住一間，俊哥、中舅跟王副官擠一間，但比逃難時，已是很豪華了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，時代路的家左邊前庭院中，有一棵檸檬樹，終年有吃不完的檸檬，好幾棵芭蕉樹，後來還不時冒出新的樹苗，後院左邊有兩棵鳳凰木，中間有兩棵高大的芒果樹，還有一棵好高的結小梨子的梨樹，此外還有一些扁柏、棕樹、美人蕉、桑樹等。我們在大陸從沒吃過芒果，跟那種要煮熟才好吃的小梨，甚至也不會作檸檬汁，所以三十九年的夏天，我們第一次遇到颱風，將被吹落滿地未熟的芒果，因為很酸牙，竟然全丟了。後來，我們才知生芒果醃起來很好吃，也可以放在米缸裡搗熟。

說到颱風，也鬧了個笑話，暢爹認為風是流通的，所以把所有的門窗全打開，「讓風吹過」，大家只聽到狂風呼嘯而過，直喊好可怕，卻不知我們做了一件很危險的舉動，後來才知道，應該把門窗緊閉才對。還有一件事也得說說，也就是搬來時代路不久，農曆年到了，我們居然請老百姓（是私宰屠夫？）到後家院，殺了一隻豬，我們也不知道這是犯法的，因為殺豬在大陸是司空見慣的事，我們怎麼會知道這是私宰？



姆媽與四個兒子攝於39年夏天左起，我、姆媽（坐抱的是五弟），三弟，二弟。

當然，我們兄弟要上學。暢爹帶我跟二弟到當時還在田野中的篤行小學報到，入學雖然不必考試，但需要了解程度編班，所以也要考試，我當然不記得考什麼題目，但我記得暢爹在外面一直給我打PASS，但說老實話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給我的PASS是什麼，反正我的程度是上四年級，也就是跳了一級，二弟則讀一年級。



暢爹

篤行小學離（現今篤行國小）我們家說遠不遠，說近不近，此話怎講？如果走正路，大概要走四十分鐘，是有點遠。但若是走小路偏道，只要一刻鐘，這偏路彎來彎去，還有很窄的田間小路，我就這樣走了三年。（後來二弟轉到師專附小）那時一般學生家境都很不好，很多連鞋都買不起，尤其下雨天，幾乎都打光腳，帶著斗笠上學（還有披農人簑衣的），那時是沒有人打雨傘的，也沒有人穿皮鞋，了不起買一雙球鞋，但也不是天天穿。我們也沒有書包，用一塊布巾把書疊在裡面，然後像配戴彩帶一樣斜掛在肩上，把下面繫好，就像阿兵哥斜背步槍一樣。

我四年級的導師是江炳坤老師，他是篤行的名師，很兇。我因為要升學，所以一直被他教到小學畢業，五年級起，我們表面上是上到五點，但一直要搞到七點以後才能回家，你別以為江老師跟我們一起共甘苦，一起「苦」到七點，他「聰明」得很，四點鐘一到，他就宣佈等下要考的科目，然後就回家洗澡、吃飯，等他舒舒服服回來，就開始考試，

138 考完後就檢討，沒到他定的標準，絕對是一分一板，而且是紮實的一板。如果平時不聽話，包你臉上會有他的五個掌印。我雖然是個聽話的學生（因為我很膽小、老實，不敢不聽他的話），但不是個功課很棒的學生，所以我逃得過耳光，但絕對逃不過手心。我其實很恨他，但絕不敢頂撞他（那時的學生，幾乎不敢頂撞老師的），後來我上高三，他居然變成教務處的一個幹事，我原來沒認出他來，後來認出來，而且知道他是因惡補而被撤職，不得已才考進高中的事，心中很有一股快意，但也不好意思「認」他。

我讀小學時，在班上大概是第五、六名，國文不錯，算數不怎麼樣，尤其討厭龜兔賽跑或雞兔同籠的題目，挨手心大多是這類題目害的。記得跟我住得很近的一位陳雲慶，他算術尤其差，常常在考試時偷看我的，我雖然算術不好，但比他強，「救」了他不少手心。他是河南人，長得高大英俊，因父親懂得國術，所以也會不少拳腳功夫，他個性外向，很會攪笑，他為了報答我「給」他看考試答案，處處以保護使者姿態出現。後來他還當上臺語影星，藝名「陳揚」，拍了許多片子，頗有名氣。民國七十四年，我到台中玩，在公路局總站遇到他，



這是一張極為珍貴的一張照片，前面的小孩，前左起是國勝阿姨、我、二弟、三弟。第二排左起琅舅、姆媽（手抱五弟）、中舅。第三排左起胖婆（姆媽孀孀）、梅爹（手抱彬妹）、雁爹、最後兩位左為雅爹、暢爹。

才知道他是該站站長。這以後，我就沒有再見過他，現在也是祖父級的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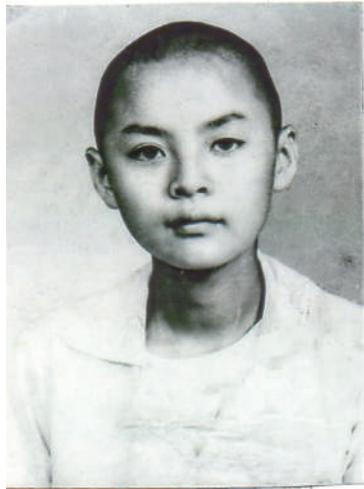
小學三年這段學生生涯，過得並不快樂，我討厭每天背誦國文、練算算術、死記社會。我有很多夢，思想很多事，但就是討厭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，我痛恨上學，但我不敢反抗，不敢反抗老師任何不合理的決定，不敢不念書，不敢反抗別人的欺侮（雖然並沒有人欺侮我），但在家，我還是做我自己喜歡的事，我在後院的大芒果樹上架起一個小屋，常常爬到上面當主人，弟弟想上去，都得「付費」，那是我自己做的「鈔票」，上去一次要交一張我發行的「鈔票」。

我還把小店裡抽來的玩物（一種化學塑膠製成的玩物，有各種動物、水果或七爺、八爺等造型），自行再製成「抽獎遊戲」，一毛抽一次，跟二弟在門口做起生意來，當有人來抽獎時，那種興奮快樂非筆墨可以形容。



父親、姆媽 + 泰生兄弟妹（小時候）

我們為了多賺點錢，在後院左邊圍成一個雞圈，開始畜養「來亨雞」，我也要參一腳，而且對雞愛護備至。記得有一次，下大雨，不知何原因，雞房門沒關好，很多雞跑了出來，我怕雞被淋濕，就冒雨去趕他們入籠，想想看，我一個人要趕這麼多雞，趕了這隻，跑了那隻，我趕得越急，越是弄得群雞亂飛，最後的場景是：我在雨中大叫大哭：「救救雞啊！他們要被淋死了！」而群雞根本無動於衷，縮著脖子跟我作對。想想看，一個孩子，在雨中為了幾隻淋溼的雞，大哭大叫的場景，是不是令人啼笑皆非？



是我小學畢業時候的照片，那年我12歲

暢爹跟梅爹在跟我們住了一年左右，先後離開我們，開創他們的前途。暢爹考進砲校，跟雁爹先搬到台南安平，後來再搬到永康的新家，梅爹跟姑爹也搬到台南安平，在安平鹽場工作。

這時，有一件很不幸的事發生了，自此我們家就家道中落了。姆媽因為父親不在台灣，很沒有安全感，帶來的盤纏眼看要用光了，聽信了父親一位部屬張國岱先生的話，投資做生意。將台灣的香蕉以輪船運到韓國，這原本是一種可以賺錢的一種生意，但人算不如天算，當船即將運到韓國的時候，韓戰爆發，船被扣留，無法上岸，整船香蕉報銷，弄的血本無歸。張先生很過意不去，要姆媽到台北佔有一棟位於衡陽路的房子，以減少損失，姆媽電問那時已逃抵香港的父親，是否占屋抵債？父親竟然回電：「人可負我，我不可無情。」姆媽就這麼損失了一筆我們的活命錢。父親自幼勤

勞刻苦，秉其良心血性，報效黨國，也一生清廉，他做人待人，都抱忠恕之道，毫無金錢概念。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，父親由越南到台，雖得以恢復軍職，但只能勉強使全家免於饑寒。既無積蓄，我們又正是花錢階段，只得將時代路的房屋變賣，搬到不遠的模範街，雖然兩地相隔不遠，但情景全然不同，時代路若是軍官之屋，模範街就是士官之家（模範街的另一邊是一種更小的士兵屋）。

我們住的 21 巷，巷長約一百公尺，兩棟連在一起，兩邊各有八棟十六家，整個巷子應該住 32 家，事實上不止這麼多，因為，有的是兩家住一棟。這模範街雖非軍眷區，但有眷村的特色，因為這兒戶與戶也是以竹籬笆隔離，除非是邊間，左、右、後面，全緊跟隔鄰相鄰。我們左邊住的是鄭家與王家，右邊是「老」鄰居趙家（有關趙家的事可以寫一章，容我慢慢道來），後面是金家。（是前一巷子的住家）。

模範街這一邊房子後面是一片稻田，每到稻子成長的時候，白天會有很多漂亮的蜻蜓，我尤其喜歡紅蜻蜓。抓蜻蜓也是我們常玩的遊戲，雖然我們知道蜻蜓是益蟲，但還是忍不住要以死蜻蜓「釣」蜻蜓。方法是將死的一隻蜻蜓綁在一根木棍或竹竿上，像釣魚一樣在蜻蜓前不停搖晃，就可「釣」得吃它同類的活蜻蜓了。到了晚上，就是閃



圖為 現在台中模範街 21 巷街景

142 閃發亮的螢火蟲，我們把捉來的螢火蟲，放到透明的玻璃瓶裡，就成了一盞漂亮而明亮的燈。這片稻田從向上路一直到模範巷二十五巷，整個稻田長約五六百公尺，至於寬度則約五十至一百公尺之間，稻田過去是一條彎曲但流著清澈溪水的溪流，這條溪流，我從不知其名，但它是我青少年成長過程中，擁有夢想的所在。我跟彩蘭姐，叫它為「夢幻溪」。現在，這溪早已成了暗溝，上面已是車水馬龍的馬路，都市的發展使我的「夢幻溪」消失，讓我好生傷感，我再也看不到她了。

我跟彩蘭姐的一段故事會在下章細述。

現在我還得介紹一下我們的芳鄰們。21 巷只有一家本省人，住在我們斜對面，他們姓林，很窮，幾乎沒有飯吃，連過年前都沒有錢買米。不過，後來他們作一種小玩物，竟然發了財，林家不太跟鄰居來往，所以我對他們一家都不熟悉。對面是蘇家，先生是上校，半夜的鼾聲大的可以傳到對面的我家。那時軍人的薪資很少，一個月上校薪資不過 700 元。蘇太太是長沙人，不時到我們家聊天，談來談去都是她兒女有多好的事，然後話尾一定會加一句：「你說是不是？」，所以我是很少跟她聊天的，但她的兒女們（三女一男）確實很有禮貌，如果我們全家正好都在，他們會一路喊著：「杜爸爸好、杜媽媽好、杜大哥好……」，對每一個在場的人都打一次招呼，等要走了，又會一路喊著：「杜爸爸再見、杜媽媽再見……」直到最後一人，姆媽還誇獎他們禮貌好，孰不知我快吐了。蘇家月不敷出，常常到我們家「賒」東西，小至一個煤球，大至借錢買米買菜。左邊的鄭太太（她的性很少見：車，唸ㄌㄩ）是後來搬來的，她的口頭禪是「是的嘛！」，跟鄭家同住一棟的是王家，王先生出自軍醫衛生大隊，我們小孩叫他王伯伯，但大人都叫王醫官。巷子裡跟我們家比較熟的還有 9 號的閻處長（軍法處），17 號的李家是國大代表。

我乾脆把 21 巷所有的芳鄰就記憶裡一一介紹如下。跟我家同邊由 1 號開始：田師長、羅老頭、沈家（沒有來往）、閻處長、王醫官跟鄭家、我家、趙家、李家。對邊由 2 號開始是楊家（楊老太太不小心說出中了愛國獎券 50 萬）、田家跟徐家（可能是 21 巷最窮的一家，徐先生一個月 500 要養四女一男全家七口，徐太太一年到頭都是穿一件藍布衣）、周家跟錢家、王家、蘇家、林家、杜家（是巷尾另一家杜家）。關係最深的是 15 號的趙家，是國代。說起這位趙國代一家，我有三天三夜說不完的恩怨故事。大陸時期的事，我是記不得，但聽王副官說，我知道這位趙太太是出了名的厲害角色，一般人是不得得罪她的，她人高瘦，大概有 180 公分左右，但體重應該不到 50 公斤。能喝酒、抽煙，更是麻將高手，打牌是十打十贏，從不輸錢，因為她「作弊」，她牌技高，看到你是大牌她會「詐胡」（也就是耍老千），還沒等大家看清楚，她已將牌弄亂了，若你稍有懷疑，她會橫眉豎眼否認，還加訓誡一番，奇的是大家都看過她的作弊，卻沒有人敢戳穿她。我問姆媽為什麼沒人戳穿，姆媽說：「沒有人敢呀！你只懷疑問一下，她就罵你十句。」奇了，世界會有這種怪事？不過，後來，我們小孩一起玩的時候，我也親眼看過趙寶衡（寶衡初中照）（趙家大兒子，跟我同年）也作弊，我也不敢揭發（其實是不好意思）。

這趙家在長沙曾住我們家樓上，說是暫住一下，結果白白吃了我們一年多，最後拍拍屁股，說兩聲謝謝就走了。到台灣，好死不死又住到時代路我們家對面（他們後搬過去的），我們搬到模範街不久，他們竟然也搬住到隔壁。真是逃不過呀！



父親五十歲於台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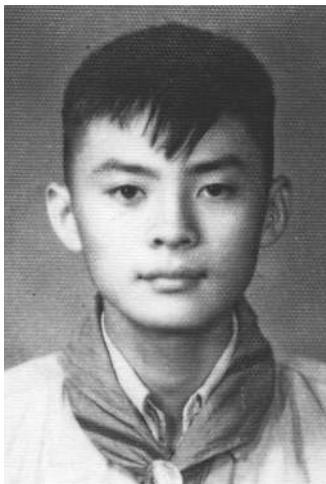
父親經歷千辛萬苦，終於 40 年 11 月由越南、香港來台。一時間賦在家，趙大個（趙太太的外號）一天到晚找父親打牌，父親原本不打麻將的，受趙大個慫恿，常常跟她外出打牌，而且十打九輸，差一些錢未給，趙大個就差兒女來討取（奇怪的是她的兒女肯來要債，換了我們絕不願去！），好不容易父親贏了一次，趙大個居然賴著不給。姆媽為了父親常外出打牌，非常生氣，我們對趙大個也恨之入骨。後來，趙家搬到模範街隔壁，更是令我們啼笑皆非。那時一般家庭收入都很低，對面蘇上校一個月 700 元，隔壁的鄭家少校當然更少，父親的 2000 元算不錯了，他們趙先生是國大代表，平時不開會，一個月就有 3000 至 4000 元，若是開會，令有加級加薪。可是趙家卻是什麼都不買，所以小孩連個斗笠都要向我們借，更離譜的是，只要他們家有客人到家吃飯，趙家小孩一定來我家借東西，一會老三趙寶樂來借板凳，一會老四寶華來借碗筷，等會老五寶卿來借醬油-----你能不借嗎？可是這種家庭必需品，一個國代家都買不起嗎？

我終於要小學畢業了，學校在我們畢業前，每人在校門前種鳳凰木，我種在左邊第五棵，我雖然恨不得立刻離開



我唯一剛上初一照片

篤行，早一點脫離江老師的魔掌，但我對親植的鳳凰木，倒一心一意求它長得高大，不過一年後我回來，看到我種的那棵鳳凰木長得不好，跟其他的，顯得營養不良的樣子，這使我更加不想篤行了。（現今照待入）我在篤行小學讀三年，表現不算太好，但也不壞，江老師對我老實說，還不錯，雖然有時打過手心，但好像沒打過我的耳光，這大概是我比較秀氣跟聽話吧！



就讀初時期

我的作文不錯，得過全校作文比賽第三名。我的短跑也不賴，但第一次代表班上，在校慶百米賽跑，出了個笑話，原來我咬牙閉眼拚命跑，居然跑到別人的跑道而犯規。此外我的美術也不壞，得的獎狀也不少，有一次把我的名字寫成「林泰生」，我很生氣，但不敢向老師反應（可見我多膽小）。我的名字還會被人錯叫為「杜泰山」（像嗎？）「林泰生」（太離譜了）、「杜秦生」

等。我對此甚為氣憤，但也莫可奈何。我並不喜歡自己的名字，但從沒想到改名，只是以前投稿的筆名倒不台中當時公立初中只有三所：市一中、市二中招收男生、市女中自是女校。那時升學的人雖然不多，但學校招生名額太少，所以錄取率很低，我自己自知考取公立學校的機率不高，幸好父親、姆媽根本不在乎公立、私立，所以當我的名字出現在私立宜寧中學的榜示上的時候，姆媽竟然高興得大呼：「泰娃仔是中學生了！」



大學時與父母合影

我開始邁入青少年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.....